

孤舟独树

康国雄 口述
何蜀 整理

民国金融家康心如之子 康国雄自述



民国金融巨擘之子，痛陈家史
一个人的命运，折射大时代的变迁
尘封往事，并不如烟

2629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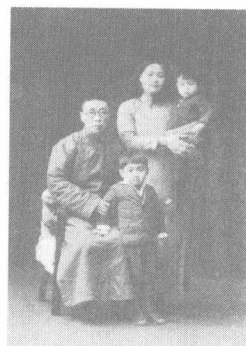
K825.46
144

孤舟独树

康国雄口述
何蜀整理

民国金融家康心如之子
康国雄自述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C860898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舟独树：民国金融家康心如之子康国雄自述/康国雄口述；何蜀整理.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 - 7 - 224 - 10167 - 6

I. ①孤… II. ①康… ②何… III. ①康国雄 - 回忆录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5304 号

孤舟独树：民国金融家康心如之子康国雄自述

作 者 康国雄口述 何蜀整理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6 开 19 印张 1 插页 3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0167 - 6
定 价 38.00 元

序

这本书，原意只是留给子孙后代的。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因病从香港回到北京，治病期间，经常回忆过去，想到自己这一生的种种遭遇，以后孩子们再也无法了解，也难以理解了。要讲给他们听，他们也没时间听，都各忙各的工作去了。这时，我妹妹康昭也退休了，她对我走过的道路很有感慨，认为应该写出来，留给孩子们。

以前，康昭是个思想很“正统”的人，跟我完全不同。我跟她同年高中毕业，同年到北京考上大学。我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挨整。她从北京大学外语系法语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外交学会做翻译。“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调换过两个单位，最后到了社会科学院。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紧跟社会“主旋律”，积极表现，唯恐落后，但她却始终因“家庭出身”而被视为另类，再怎样努力工作，忘我工作，也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多年，她已经临近退休了，才在社科院获准加入了共产党。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康昭终于清醒了，对那套“左”倾路线的危害深恶痛绝，对我以前那些被她视为“落后”的表现有了理解。她曾感叹说：你做的那些事我都做不出来。她积极鼓励我把这一生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而且，她还自愿帮我记录。于是，我就从头给她口述，由她记录下来，打印成册，有了一个初稿。从1998年开始，前后断断续续用了一年多时间。完成后不久，康昭就被查出癌症，虽经治疗，仍不幸病逝。最初要不是有了她的鼓励和帮助，我这个回忆录是很难写出来的。这本书的出版，也有她一份心血，也算是对她的一个纪念。

我这个口述回忆录初稿写出来后，给几位朋友看过，都觉得很有意

思。还有个朋友曾打算把其中我与蒋介石相识那一段内容重新整理出来，拿到杂志上去发表。但是因种种原因，也没有完成。

2002 年秋，我作为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应邀到重庆去参加一个有关的纪念活动。行前，已退休的《炎黄春秋》杂志原执行主编刘家驹（我当年在重庆巴蜀中学的同学），建议我去重庆后找一个他交往多年的作者何蜀。我拿着刘家驹写的信，按照他给的电话，到重庆后就与何先生联系上了。见面后，相谈甚欢。

我回北京后，与何先生继续保持着联系。我一直有个打算，希望能有人写我父亲康心如的历史，听了刘家驹的介绍，我本想请何先生来做这个工作，当我向他提出时，他表示对我父亲的情况虽有些了解，但对写我父亲的历史则感到为难，说是对金融方面的情况太陌生，而且主要兴趣在作“文革”历史方面的研究，无法再深入到另一个领域。不过，他愿意为我介绍另外更合适的人来写我父亲的历史。在这期间，他先读到了另一位朋友整理出来的我与蒋介石相识和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在重庆参加反蒋学生运动那段回忆，并从他所了解的重庆有关历史、地理情况，指出了一些背景和细节方面的差错，提出了一些修订意见。这使我对他在这方面的学识和能力有了进一步了解。当他知道我的回忆录中包括“文革”时期的内容时，很感兴趣，提出想看一看，我便把全部文稿寄给了他。他看后，提议将此稿重新整理加工，争取出版，并且愿意承担整理工作。

何先生的提议使我很高兴，但我又有些疑惑，这本写给自己子女、后代的回忆录，是否有出版的价值？我反复向何先生提出这个问题，请他好好斟酌一下。他毫不含糊地答复我说：肯定有价值，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大时代的变迁。而且，据他判断，这个回忆录很有可读性。

于是，我与何先生就开始了这部书稿的重新整理工作。一方面，我重新对他进行口述，并提供给他一些相关资料；另一方面，他向我提出各种问题，要我重新回忆和解答。他还查阅了一些资料，找了另外的有关人士了解情况，把了解到的情况和查到的资料向我介绍，特别是与我的回忆不相吻合的内容，与我探讨、斟酌，考虑如何表达更准确……他的认真负责精神使我十分佩服，也增强了我写好这部书稿的信心。2004 年 5 月，他把整理完成的书稿全部传给我后，我再详细提出了修订补充意见，他又再作修改，其间，又建议我补充了一些内容……这样反复多次。总算有了一个我们都较为满意的稿子。

现在，这个口述回忆录摆在读者诸君面前了。它是否真有价值？是否真如何先生所说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了一个大时代的变迁？有待读者诸君的评判。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我的回忆是真诚的，也许有个别因记忆不确而造成失误的地方，但我没有说一句假话。

康国雄

2004年8月25日

目 录

序/1

第一章 “干儿子”罪名的由来 /1

- 与蒋介石初次见面 /1
- 同宪兵赌气,蒋介石以为我病了 /2
- “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3
- 到黄山官邸做客 /5
- 我成了“汪山要人” /7
- 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次交往 /9
- 蒋介石最后一次问起我 /10

第二章 父亲被指定为陪都参议长 /12

- 从反清革命到实业救国 /12
- 重庆城里康公馆 /16
- 不愿从政的陪都参议长 /19
- 康家哪个最大 /22
- 关于父亲的“豪赌” /23
- 刘航琛想收我做干儿子 /24
- 捐助教育二三事 /25

第三章 少年也识愁滋味 /27

- 我有一个“妈”一个“娘” /27
- 战争环境使“小先生”厌学 /29
- 父亲对我教育的唯一失误 /32

恨铁不成钢 /34

第四章 我成了反蒋急先锋 /36

活跃在校园演艺圈 /36

自由结社埋下祸根 /39

罢考英语风波 /41

我的同学王泽远 /42

炮轰“漆家班” /44

想要组织“第三党” /46

在军警包围中组织营火晚会 /49

第五章 满怀希望迎接新生活 /53

杨森的部下亮出手枪 /53

意外遭到政治打击 /54

我怎么会成了“特嫌” /56

到北京考大学 /58

我差点进了电影学校 /59

时代风浪中的家庭变故 /60

第六章 困惑的大学生 /65

被迫改学政治经济学 /65

我扮演美国资本家 /67

我成了专案调查对象 /68

“马列主义”专门人才 /70

“肃反”中我被隔离审查 /73

第七章 坎坷岁月 /77

初上讲台 /77

我们学校的几位“右派”教师 /79

我侥幸过关,父亲中“阳谋” /81

“革命虫”与“大粪香” /83

不让我再上讲台 /84

搞“理论研究”也行不通 /86

把父母接到北京 /87

周恩来关照我父亲 /88

刘文辉为我给吴晗写信 /92

第八章 恐怖的日子 /94

风暴来了还在想调动工作 /94

揪出了“蒋介石的干儿子” /95

劳改队里“牛兄牛弟” /96

半夜转移财产遇险 /100

父亲遭到三次抄家 /102

父母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105

“主任大人”发威风 /108

几十个人没有抄出我的秘密 /109

父亲的遗嘱吓我一跳 /112

我想出对付灾祸的计划 /113

第九章 罪名的来历原来如此 /115

章士钊、邵力子、沈醉为我写历史证明 /115

群众组织给我“平反” /119

为造反派跑“动态”材料 /120

派性斗争结下不解之仇 /123

我偷看了查档案的记录本 /124

来自亲属的诬陷 /125

父亲愤然立下“断绝关系”遗嘱 /130

造反派组织跟我“划清界限” /132

第十章 乱世苟活也很难 /134

提心吊胆兑换公债券 /134

我发起的居民自保救了我自己 /136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 /140

我又成为“专案审查”对象 /141

挖“活思想” /144
父亲拒不诬陷邓小平 /144
父亲含冤病逝 /146

第十一章 周恩来保护我的三次指示 /149

周恩来第一次指示 /149
“准备打仗”大搬迁 /150
我被宣布有“严重三反罪行” /151
农民帮我偷寄家信 /152
与“专案组”较量 /155
周恩来第二次指示之后 /157
我又成了“五一六” /158
“帮促会”闹剧 /160
“五一六分子”的命运突变 /163
周恩来的第三次指示 /166

第十二章 章士钊恩重如山 /167

特殊身份的章士钊 /167
“刘少奇的贡献更大” /168
致信周恩来“为友呼吁” /169
“生死攸关之急迫重案” /171
章老的遗憾 /172

第十三章 重新创业 /175

为何北衡之死大哭一场 /175
向邓颖超求助 /176
工宣队帮助我调回北京 /178
第一次给共产党员上政治课 /181
从无到有办“职大” /183
得到社会最好的肯定 /190
书记让我提工资 /191

第十四章 父亲平反一波三折 /195

- 屈武支持我为父亲申诉 /195
- 重庆通知“不予改正” /198
- 屈武在中央统战部慷慨陈词 /199
- 承认“改正”又留尾巴 /201
- 原来他们本不想“改正” /204
- 中央同意召开康心如追悼会 /205
- 感慨万千回重庆 /207
- 戚继光的传家宝哪里去了 /209
- 令人困惑的“发还抄家物资” /211
- 居然说我想“捞一把” /212

第十五章 总是不安分 /215

- 想当“诤友” /215
- 初次“下海”不成功 /217
- 动起了出国念头 /218
- 给胡耀邦的信批下来了 /223
- 好事多磨 /224
- 再找中央统战部 /226

第十六章 年近花甲闯香港 /228

- 独自拖两口箱子过海关 /228
- 一事无成 /231
- 开办“美丰行” /232
- 遭遇打劫与彩票中奖 /234
- 乘“专机”回北京 /236
- 文件可作两种理解 /237

第十七章 宝岛行 /239

- 联系上台湾老友 /239
- 蒋纬国邀请我到台湾访问 /241
- 独自来到蒋介石陵园 /242

陈立夫还记得我们重庆的家 /244

在医院里会见蒋纬国 /245

浮光掠影看宝岛 /248

尾声 /250

附录一 忆心孚兄(康心如) /251

附录二 我与报(康心如) /275

附录三 对联(康心如) /282

后记(何蜀) /284

再版后记 /287

第一章 “干儿子”罪名的由来

与蒋介石初次见面

我那个“蒋介石的干儿子”的罪名，是怎么来的？

说来话长。

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陪都重庆不断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我父亲为了全家人的安全，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买了一块地（一个小山包），盖了别墅，挖了防空洞。为了躲避大轰炸，家里很多人都搬到那里居住，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也搬到了那里，我们兄妹俩进了汪山一所私立小学读书。

那年我12岁。

从重庆老城南边的望龙门渡口摆渡过江，就到了长江南岸，一条崎岖的公路，从江边蜿蜒而上，经过南岸山上的重要乡场黄葛垭（又作“黄桷垭”），再往前到达黄山——蒋介石和他夫人的别墅就建在这里。再往前到汪山，我家别墅就在汪山马路边上。

蒋介石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无论是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还是在国际上看来，他当时都是领导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最高领袖。他在黄山有一处官邸——当时可能有汉奸告密，日本飞机曾经轰炸黄山，但炸弹丢到了汪山。人们都知道那是冲着蒋委员长来的。那次轰炸中，著名经济学家何廉的双胞胎儿子大宝、二宝（我的小学同学）就被炸死了一个。他们一个姓韩的老师也被炸断了腿。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经常在周六或周日下午从黄山乘车到汪山，到了汪山，离我家别墅前不远，就双双下车，沿公路散步。

有一天，蒋介石夫妇二人在我家后山坡野餐，我家有仆人看到了，说：“看，那是蒋委员长！”



幼年的我和妹妹

大人们站得远远地仰着头观看，我和妹妹出于好奇，悄悄爬到后山树林边去偷看。有几只警犬冲我们叫，被蒋介石的侍卫官制止了，蒋介石夫妇见到是两个小孩，也觉得好玩，便亲热地招呼我们过去。并叫侍卫官把警犬牵走。我从小就不怕陌生人，大大方方地迎上前去，妹妹跟在我身后。

蒋介石和宋美龄席地而坐，地上铺了一块白桌布，放了点心、饮料之类。蒋介石很和蔼地问我姓名，住在哪里，在哪里上学等，还给我们兄妹二人各一块点心，临别时，他还说：“小朋友，我们下次来，再找你们玩。”

这就是我和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

同宪兵赌气，蒋介石以为我病了

从这次之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经我家门口时都要叫上我，蒋夫人同来时，也会叫上我妹妹，让我们陪他们散步、聊天。

我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龄牵着手散步后，发现手上留下了很好闻的香水味，到处给别人闻：“蒋夫人的手好香啊！”

后来，蒋介石来汪山叫上我陪他散步，几乎成为惯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散步到我家门口时，都用很重的浙江地方口音叫我“国雄，国雄”，侍卫官马上跑进我家里，叫我去陪蒋委员长散步。

从此，只要看到有宪兵在马路两旁开始站岗放哨，我就知道他们要出来了，我就会主动站在我家前面的花园里等着。

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我家花园玩，看见宪兵又开始在马路上站岗放哨了，我就对他们说：“一会儿蒋委员长就要出来了。”

过去在这一带站岗的宪兵都认识我，也都知道蒋委员长和我的关系。对我也很友好，不巧这次在我家花园前站岗的宪兵是新换的，他不认识我，他

听我和别的孩子说蒋委员长要出来了，就很粗暴地向我说，等一会儿委员长出来时你们不许乱叫。我听了之后很生气，我想你知道什么？我和委员长是老熟人了！我也没理他。

那次正巧蒋介石和蒋夫人不是来散步，只是坐着一辆敞篷车经过我家门前，我照例大叫了一声“委员长”，蒋介石抬头一看是我，笑眯眯地把帽子摘下来向我挥动。车很快就开过去了。

可是这一下惹恼了那位宪兵，等蒋介石的车一过去，这位宪兵就对我嚷嚷道：“我刚才跟你招呼了，委员长来时不许向他乱叫，你还敢乱叫，下次你再这样，我开枪打死你！”

我当然不敢做声，扭头回到家里。可是我心里并没有服气，我想报复他。

从那天起，我只要看到宪兵站岗，估计蒋委员长又要出来了，就有意躲在家里不出去。接连两三次，我都没主动出去。

终于，有一天，一位侍卫官到我家来找我，说委员长来了，在马路上等我，问我为什么不出去，是不是生病了等。我就把那个宪兵威胁我的事说了。这位侍卫官说，我去告诉他们。以后这批宪兵就换成了熟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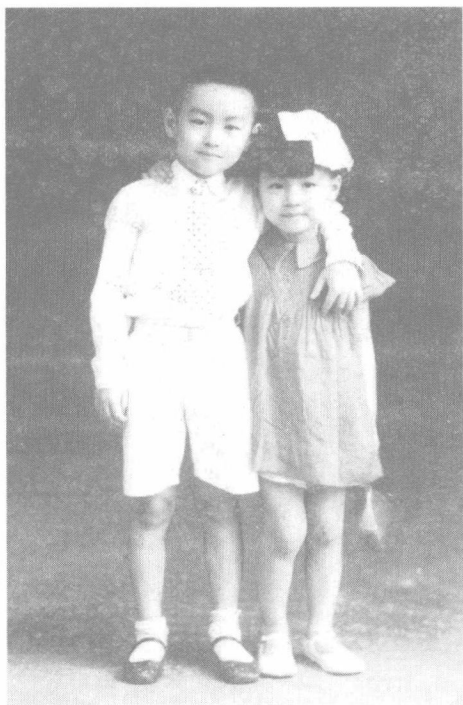
从此，蒋介石又跟过去一样，叫我和他们一起散步、闲聊。



幼年的我和妹妹

“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在和我闲聊中，蒋介石最喜欢提的问题是老百姓生活方面的，我虽然只是小孩子，但是平时听大人们讲得多，家里有仆人，有厨师，在汪山还专门请有两个“大班”（轿夫，除抬轿外，还做些杂活），他们的家一般都在乡下，有时家里人还要到乡下去赶场，因此对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我多少有些了解，居然能答得上来，这使他很满意。他还经常让侍卫官给我送一些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来的水果和糖块。



幼年的我和妹妹

有一次，蒋介石听我说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就关心地问我平时找什么医生看病。我告诉他，家里主要是找一个叫周伦的医生给我看病，周伦是留德博士，因失恋曾经自杀未遂，留下残疾，但医术很好。

不久以后，有一次周伦对我说：“国雄，你还把委员长的孙儿给我介绍来了！”

原来，有一天，有人带了两个外国人模样的小孩到他的诊所看病，他一看是两个洋娃娃，有些奇怪，一问，才知道是蒋经国的儿子，他问他们怎么知道他的诊所，回答说是听康国雄介绍的。

就这样一起散步许多次以后，蒋介石偶然想起问我，你姓康，你们家与康心如什么关系？我答道，康心如

是我的父亲。他这才恍然大悟地说，

“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那时，我父亲在重庆独立经营美丰银行，对发展繁荣西南金融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影响很大。1939年，蒋介石指定我父亲担任了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会议长，任期四年。父亲一直不愿参政，因为蒋介石的指定，他才出于无奈连任了两届。在任初期，我父亲曾上书蒋介石，提出建议：为了领导全国抗日，应设重庆为陪都。蒋介石非常欣赏，曾两次召见我父亲和他面谈。

1940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定重庆为陪都。

当时学生中，流行请人题写纪念册留作纪念的风气。我想，跟蒋委员长这样的最高领袖认识了，何不请他也给我题写纪念册？

我也和大家一样有自己的纪念册。有一次，蒋介石带着我散步时，我向他提出请他在我纪念册上题字的想法，他欣然同意了。

我根据他的交代，把纪念册交给他的侍卫官。

不久，一位侍卫官专程给我送回来。纪念册的一页上题写着，“国雄贤侄，立志有恒”，下面落款是中正。

后来在1951年，我离开重庆时，为了我的安全，母亲硬要我把它撕毁了——因为那时蒋介石已被称为“蒋匪”、“人民公敌”。

在我的记忆中，蒋介石（或者和他夫人一起）在马路上散步时，从来回避行人，更不会驱赶行人搞戒严什么的，在马路上来往的人可以照常行走，最多有侍卫官招呼人们靠边走，让开马路中间的道。因此，沿途总有人停步观望，还有人脱帽鞠躬，甚至或喊万岁什么的，蒋夫妇二人也微笑点头或摘帽致意。

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争取对中国抗战的外援，宋美龄曾去美国，呼吁美国人支援中国的抗战事业，还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轰动一时。蒋夫人从美国载誉归来后，蒋介石派一位侍卫官给我送来一件从美国带回来的小礼品，一支51型“派克”钢笔，还附了一张名片，比通常的名片略大些，什么头衔都没有，就是中间有“蒋中正”三个字。我一直保留了若干年。1953年，我在天津南开大学念书，一次划船时，钢笔不慎失落在河中。也幸亏丢失了，否则在以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中，它只会给我带来麻烦。

到黄山官邸做客

有一次，蒋介石约我在某天傍晚四五点钟去黄山他的官邸玩耍。

按约定时间，我一人步行到黄山。卫队问我找谁，我说是委员长约我来的。卫兵打了电话进去，没多久，一位面熟的侍卫官出来，把我带进一个大房间。

房间里，好多人正围坐在一张圆桌旁吃饭，我一看，都是蒋委员长身边的侍卫官，大家都认识我，纷纷说：“国雄来了？”

只有一个瘦高个子我从未见过，他站起来，给我的印象是比那些侍卫官都要高。他叫我坐在他身边一起吃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胃口很好，一边喝酒，一边吃菜，谈笑风生。许多侍卫官都向他敬酒。

他问我：“你该叫我什么？”他想了想又说：“就叫我蒋二哥吧。”

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个称呼的含义。

饭还没吃完，他对一个侍卫官说：“你打电话，问爸起来没有？”他接着说：“转告一声，国雄已来了。”